「尚意千載」

市井萬象

「尚意千載——宋代書法主題展」系列活動近日在湖北省博物館開幕。現場展出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等宋代書法名家代表法帖展品，吸引不少書法愛好者前來觀看。展覽將從即日起持續至十月二十八日。

圖為觀眾在宋代書法主題展上參觀。

新華社

了不起的舞蹈

如是我見

郭曉懿

我一向有個觀點，藝術的高低和欣賞觀眾的多少並不一定相關，今天又一次驗證了這個觀點。

上海芭蕾舞團首席演員吳虎生團隊的演出，是我期待已久的。要知道，當年大名鼎鼎的芭蕾舞劇《白毛女》，就是上海芭蕾舞團的前身上海市舞蹈學校表演的。回溯歷史，感慨萬千，但也證明了這個舞團豐厚的歷史底蘊。只是沒有想到，開演之前環視了現場，只有寥寥上百人，相比於千人演出大廳，顯得異常蕭落。我是經常現場看演出的，上周還在這裏看了觀眾幾乎爆滿的場景。相形之下，今日，太寂寞。

我想，可能觀眾對於上海芭蕾舞團尚且不太了解吧。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對演出機構究根知底。演出開始之後，上海芭蕾舞團的演出不僅沒有讓我失望，還可以用驚艷來形容。

《難說再見》一開場，是一個男子在遠方的椅子上沉思、翻騰、徘徊，燈光轉移到前台，形形色色的人物登上了舞台，展現人生的方方面面，如男女的愛戀糾葛，更有一人獨舞，旋即分裂成多人，又統一到自身。前景後景不斷交錯，既是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經歷，也是內心的矛盾衝突和掙扎的心路歷程。

《青藍紫》雖然名為青藍紫，但演出的順序卻剛好顛倒——紫藍青。最欣賞的是第一話「紫」，女舞者穿越紫色之門，翩翩起舞，開始引領觀眾的思緒，到了演出的高潮，一位女性隨着音符劇烈地顫抖着自己的身體，彷彿應和命運的起伏，無數人奔向紫色之門下，張開雙臂，展示自我，卻又很快被他人替代——既是對生活的解讀，也有歷史反覆運算的韻味。至於藍，借用了泰戈爾的名言：「我的心是曠野的鳥，在你的眼睛裏找到了它的天空。」一個女舞者的獨舞，像是自我追尋的過程。青則表現出青葱懵懂的人，面對災難時的反應。

《浮生一夢》是難得的現代跨界作品，芭蕾舞和崑曲的結合。正如字幕引用的《牡丹亭》名句：「他年得傍蟾宮客，不在梅邊在柳邊。」以《牡丹亭》唱段《遊園驚夢》為主線，不過表現的是現代人物的夢遊虛空。甫一開始是現代芭蕾作品，隨後上海崑劇團的演員出場，唱起《牡丹亭》的唱段，乃至於一左一右，和芭蕾舞演員同台演出，人物夢境的古典和現代的交錯，彷彿意味着對美的嚮往超越時空。

演出結束後，百人觀眾爆發出掌聲和喝彩聲，絲毫不遜色於上千人的觀眾。他們值得這樣的喝彩，我覺得他們做出了一流的藝術作品，卻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希望他們受到更多的關注，將這些富有哲學韻味的現代芭蕾作品帶給更多觀眾。

人人都愛夏加爾

黛西札記

李夢

對於很多人來說，夏加爾（Marc Chagall，一八八七至一九八五）和他的作品都是極富親和力的。這位俄羅斯畫家的畫作色彩斑斕，極其生動、浪漫而想像力豐盈，在現實與超現實的世界之間自在遊走，讓觀者不怎麼費力氣，就能從他的構圖、用色和意象中獲得感官和心理層面的雙重愉悅。他在青年時代離開故鄉白俄羅斯，前往當時現代藝術家齊聚的巴黎，在那個後印象派、立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此起彼伏的時代，卻並沒有走在先鋒藝術的最前列，而是以某種回望的、內省的姿態，近乎沉迷地描畫自己的故鄉，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自己夢中和想像裏的故鄉。

一方面，夏加爾夢幻般的、鮮艷熱烈的筆法，讓他的作品易親近、易感知，另一方面，他的童年經歷，他與蘇聯政權的微妙關係，以及他對於自身創作過程的誇大其詞或三緘其口，都為這位畫家的作品蒙上一重神秘。我們很容易被夏加爾的作品吸引，卻又很難真正讀懂他。熟悉與陌生之間的張力與糾葛，或許正是夏加爾其人其作被後世常談常新的緣由所在。誠如即將出版的《夏加爾》一書原作者、英國藝評人莫妮卡・博姆—杜琴（Monica Bohm-Duchen）在引言中提到的：「夏加爾是二十世紀最為人喜愛又最不被理解的藝術家之一。」

與其他《夏加爾》傳記相比，杜琴的這本書並不易讀。全書依時序分為七章，從夏加爾在維切布斯克的童年，談到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巴黎之旅，再講到他的美國之行以及一九四〇年代之後在畫壇的名利雙收。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介紹夏加爾作為藝術家偉大成就的同時，也用了相當篇幅談論他生平經歷和藝術創作的複雜與多面。夏加爾其人其作，絕不像我們乍看上去那般甜美且浪漫，在單純的表象下，內在的張力、糾葛乃至不為人知的晦暗，才是作者更樂意探尋的部分，也是這本書讓人期待的關鍵所在。

生財有道

英倫漫話

江恒

俗話說鑼鼓聽聲，聽話聽音。早前被趕下台的英國前首相約翰遜，在告別演講時就展示了「語言的藝術」，他的話讓外界聽出了不同的聲音。

約翰遜在講話中給自己打了兩個比喻：一個是火箭助推器，形容使命已經完成，會重返大氣層並悄悄地降落在太平洋某個偏遠無名的角落。另一個是公元前五世紀的古羅馬政治家辛辛納圖斯（Cincinnatus），稱會像他那樣返鄉耕田。前者不難理解，意指他在「燃燒了自己，成就了別人」之後，未來將歸於平淡。可後者就有些頗費思量，要知道歷史上辛辛納圖斯曾兩度歸隱，第一次歸隱是退休之後，但因外敵入侵、他臨危受命重新出山帶兵打仗，當擊退敵軍之後又主動放權返鄉耕田，這是他第二次歸隱。約翰遜自比辛辛納圖斯，外界不免好奇，他究竟指的是哪次歸隱，因為從不同角度可得到不同答案。

如果約翰遜是指辛辛納圖斯的首次歸隱，那便意味着他有可能重新出山。若按此邏輯，他在八月份出席國會最後一次講話時似已打下伏筆，當時他以西班牙文作結：「後會有期，寶貝」（Hasta la vista baby），而這正是科幻電影《未來戰士續集》中男主角阿諾・舒華辛力加的台詞，實際上影片中還有一句更加經典的話，「我會回來的」（I'll be back），聯繫上下文是不是已「畫公仔畫出腸」？曾為約翰遜出版個人傳記的英國作家安德魯・金森判斷，以約翰遜不甘寂寞的性格來看，他不是那種告老還鄉，然後過着默默無聞、與世無爭生活的人，將來必會東山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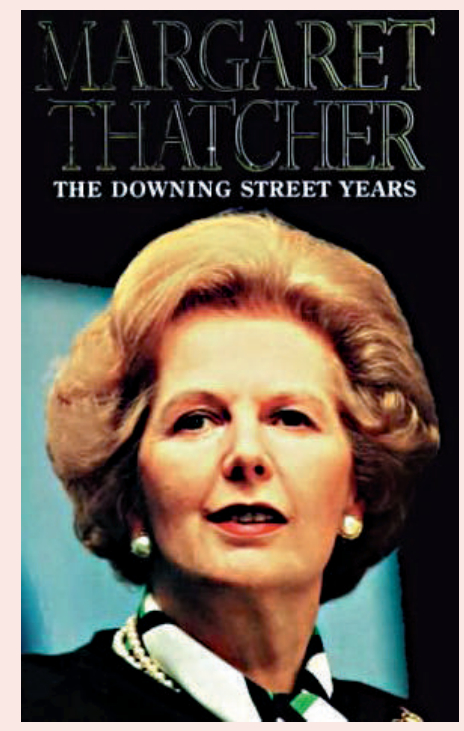
不過仍有不少人認為是約翰遜的政治話術，就像許多英國政客一樣，將引經據典尤其是推崇古希臘和古羅馬視作時髦。比如二戰後擔任首相的麥克米倫，年輕時上過戰場，據說他在戰壕裏目睹戰友倒地身亡時，給自己背誦了古希臘「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的劇本。戰時首相邱吉爾也從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身上汲取精神養分，他在二戰最艱難的時刻，曾多次引用西塞羅的講話鼓舞國人士氣。回到約翰遜本人，他善於舞文弄墨，不僅在擔任倫敦市長期間就數次提到過辛辛納圖斯，也曾視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為自己的楷模，但從他醜聞纏身、幾近身敗名裂來看，更證明這些話毫無實際意義。

暫且不論約翰遜未來有何政治打算，起碼眼下有一個現實問題他不得不面對：如何養家餬口。因為按照首相府內部人士的說法，有過三次婚姻、生了七個孩子的約翰遜，日常生活開銷巨大，首相的十五萬英鎊年薪已讓他捉襟見肘，下台後他在經濟上可謂「壓力山大」。據說他時常私下抱怨，當首相是一份賺錢不多卻十分辛苦的工作，有如身披馬具把一架波音七四七飛機拉上跑道，並感嘆「我已等不及回歸那種只有寫作、賺錢和享受的生活了。」

約翰遜口中所說的生活，便是他以前身兼數職、賺得盤滿缽滿的歲月。他曾經涉足專欄、寫書、演講、脫口秀、電視紀錄片等，多年下來名利雙收，以他每周為英國《每日電訊報》撰寫專欄為例，全年稿酬高達二十七萬英鎊，幾乎是首相人工的兩倍。外界已盛傳，約翰遜可能重開專欄，料將為他帶來可觀的收入。由此看來，約翰遜不僅懂得語言的藝術，更懂得生財之道。

事實上，約翰遜只是揭開了英國卸任首相們「吸金」的冰山一角，這些曾身居高位的人利用過去的名氣和地位，各顯神通，財源廣進。以布萊爾為例，他在離任後狂賺上億英鎊，成為當之無愧的「撈金王」。

縱觀他們的撈金手段，演講可謂下台後的標配。比如卡梅倫曾受邀為紐約華爾街的黑石公司做演講，內容是英國公投脫歐帶來的影響，僅此一場演講他就進賬十二萬英鎊。而特蕾莎・梅在辭任首相後也僅靠公開演講，一年就勁賺逾一百萬英鎊。此前有消息說，約翰遜目前正與美國演講公司接洽，考慮簽約成為演講家，業內預計單場演講或需二十五萬美元起價。



▲撒切爾夫人著《唐寧街歲月》。

資料圖片

撰寫回憶錄也堪稱指定動作。比如撒切爾夫人寫了《唐寧街歲月》，布萊爾寫了《旅程》，布朗寫了《我的一生，我們的時代》，幾本書均獲得大賣。值得一提的是，卡梅倫寫的《記錄在案》因大爆隱私曾引發爭議，書中他透露在蘇格蘭獨立公投前曾尋求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幫助，但按理女王需要保持政治中立，這也讓他的書在前首相政治回憶錄類別中排行第三，僅次於撒切爾夫人和布萊爾。有出版界人士估計，約翰遜的猛料更多，他若撰寫回憶錄，料會得到至少七位數的預付款。

擔任各類顧問也是不少人卸任後的首選。比如布朗曾出任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PIMCO的顧問，做回曾任財政大臣的老本行。布萊爾則擔任了聯合國機構、多國政府以及跨國集團的顧問，賺取了多達七千萬英鎊的收入。與此同時他也是「置業達人」，在英國持有近四十套物業，資產估值約三千五百萬英鎊。相較之下約翰遜產業不多，但他三年前曾以一百五十萬英鎊購入南倫敦別墅，現擬以高出四十萬英鎊的價格放售，若成功易手也將有不俗的斬獲。

唐玄宗面試孟浩然

文化什錦

海龍

中國幾乎沒人不知道「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這首詩。但卻少有人知道這位詩人坎坷的命運和他年輕時因一段面試遭遇改變了他的一生。

唐朝著名詩人孟浩然青年時意氣風發，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他生於盛唐，一直想大有作為卻終生未能入仕；最後只能困頓失意，以隱士終身。那是一個用人的時代，而當時的皇帝還算識人，他卻終身布衣只能寄情山水鄉野。他的詩風後來發展為山水田園詩一路，被尊為一代詩宗，與王維齊名被追認為這一派的鼻祖。孟浩然的詩風影響了無數世代，著名的詩仙李白讚美他曾有詩云：「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而他生命轉折點緣於他的一次失敗的面試。

據載大唐開元年間，詩人孟浩然去京城撞大運想混個一官半職。此前他已經詩名遠揚朝野爭頌。據說一天他跟詩友王維在其官邸裏談詩，突然門人來報唐玄宗李隆基駕到。孟浩然因乃布衣且是唐突到此，當然不敢見駕龍顏；可府邸中無處可避，情急之下就躲到了床下。

唐玄宗是何等聰明的人兒。他馬上察知情形不對，命躲藏者出來。孟浩然只得倉皇叩拜。唐玄宗是附庸風雅的風流皇帝，自以為詩書上是內行，也彷彿聽說過孟浩然有詩才，就命他將生平得意之作念上幾首、他來鑒賞鑒賞。

這對一般詩人來說是一個了不得的幸運。詩人往往自認為懷才不遇，自詡一身是寶，只是無由得奉天聽。這次皇帝老兒就在你眼前親炙你的詩才，夠幸運的了吧？

沒想到孟浩然的晦氣是達到了極點。他選了自己的《歲暮歸南山》。這首詩怎樣呢？我們一起來看看吧：「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新唐書》。

資料圖片

這詩慢說皇帝讀了心裏不太受用，就是今天我讀了也不太以為然。它有點兒太矯情，犯了文人裝斯文假清高的毛病。孟浩然既然是來京城跑官，就不必酸文假醋。有幸碰到了皇帝見到了真神，就該趁機登天梯振作一把，沒想到他竟假模式樣地賣弄起清高來了。既求官就別充隱士，「休上書」你來此何干？「歸敝廬」更不必在皇帝面前喧囂。下面說的兩句就更不受聽了：看上去是謙虛但有裝痴賣窮之嫌。讀到這兒，皇帝的心緒已然全被破壞，他更不愛看下面那些孤寒貧酸的句子。

氣上心頭，龍顏不悅，皇帝老兒就發飆了，曰：「卿非不才之流，朕亦未為明主；然卿自不來見朕，朕未嘗棄卿也。」因命將他放歸南山，了其心願，孟浩然一世的功名夢便從此斷送了。

這故事據說最早出現在《唐摭言》，後來連官修史書《新唐書》也載錄，其後又陸陸續續見載於《唐才子傳》、《北夢瑣言》、《唐詩紀事》等書。

當然，讀了上面的故事，作為讀書人，我也為孟浩然略微不平。你皇帝老兒幹嘛那麼心虛對號入座，孟浩然在這兒充其量也不過是炫耀一下詩才，賣弄一下委婉的厚黑本領罷了。沒想到您空有風流皇帝喜讀詩書的虛名，竟連在下這麼淺顯、體貼到位的巧諂媚都不能解。這笨得可愛的皇帝卻誤了孟詩人的一生。

據考唐玄宗面試摒棄孟浩然還因誤以為他故意忤逆他的「龍鱗」。他忿忿地說「他為什麼不念『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呢？」——問得有理。那麼，這到底又是一首什麼樣的詩呢？我們不妨一起來拜讀一下：「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這首詩是孟浩然寫了準備獻給張丞相的。用意也很顯豁，是為了找份像樣的工作，受到提拔。它寫得委婉、虔誠，而且氣派非凡。特別是寫景抒情的三四兩句，被視為千古絕唱而獨步千年，至今無人能出其右。詩的上面寫景寫得好，下面求情也求得妙。把欲得人提拔襄讚寫得謙卑但不失尊嚴，雖然獻身之情溢於言表但有情有嘆，哀婉淒清，令人不勝唏噓而不忍不施以援手。特別是，這詩寫得不肉麻。

可以想見，如果當日遇唐玄宗孟詩人念了這首詩，他的命運一定會是兩樣的。可惜他不知哪根筋出了問題，念了那勞什子《歸南山》。由此事可見，人生多舛，面試乃決定一個人一生的大關口，可不慎乎？